

倒是陳傳燿頗為吃驚，他向林敏生說：「死了，又走了三個！」

但是，一九七三年底結算時發現，該年度營業額已有上千萬台幣，淨賺近四百萬，當年各重要幹部都分到了紅利。

從此，嶄新的台灣國際專利鳴槍起跑，營業量自今以後有增無減，年年刷新紀錄。

之三：獨資王國

總務已掛冠而去，事務所中不能沒有財務管理，林敏生請來已在彰化銀行服務了近十年的大弟林寅生，到TIPLO來當總務主任。但是，以前那位總務，帶走的十餘張已蓋好印章的支票就像不定時炸彈般，隨時可能因為其向銀行提示付款而爆發，林敏生很後悔當時要他交回印章時，沒有一併要求他還回支票，事務所的財務尚不穩定，他為這事寢食難安。就在林寅生就任翌日，一張十萬元的支票即向銀行提示，林敏生拒不付款而遭退票。

事情不能這樣懸而不決，對方委任何世軒出來面談，林敏生要陳傳燿代為交涉以載有固定數額的本票，將對方手上的十五張支票換回。並要求對方保證除此之外，絕無其他張「代借款票據向銀行提示」的情形。

雖是又用了好一筆錢，但總算是解決了這件事。林敏生大大地鬆了口氣。

事務所除了林敏生外，尚有一位從不出面的資金合夥人張龍飛，他還擁有二〇%的股權。原

來的總務是張龍飛的弟弟，林敏生和他一度高漲的緊張關係不可能不影響到張龍飛，林敏生知道他與張龍飛之間也是早晚得解決的問題。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林敏生的母親去世了，他哀容滿面的在靈堂內向前來弔祭的賓客還禮。人們一個個的走上前來致敬，那一張張熟悉的面容一個接一個印入林敏生的腦海中。突然，他瞧見了一張久未謀面、亦生亦熟的面孔，對方向靈堂深深一揖，林敏生也還禮如儀。這人隨即轉身離去，林敏生心想：「時候到了！」

不久，張龍飛果然帶了他年輕幹練的妻子前來事務所拜訪。那時，林敏生的太太李秀卿也在事務所上班，張夫人先找到林太太，極力勸她進所長室一起談判去。林太太對於「丈夫」和「所長」的分際拿捏得很清楚，她全力婉拒張夫人的一番「美意」，「這些事情我不過問。」她說。雙方都抱著解決的心情而來，而在合夥的結束上，大概沒有錢解決不了的事，只不過張夫人言辭稍嫌嚴厲，林敏生只對張龍飛談，拒絕和她協商，張夫人爲此甚表不滿。

所有事情在陳茂春律師的斡旋下，以支票七張達成協議。陳茂春說：「錢就給他吧！從此以後，這就是你獨資的王國了！」林敏生十分尊重這位他開業之初的「師父」，完全接受了他的建議。林敏生支付張的這筆錢中，包括了張合夥之初所出資的本息，外加收購張的二〇%股份及累計過去應分收之利潤。

爲此，事務所已降至六十五萬的負債，一下子又陡升至近三百萬。但是，該年度營業額仍較

去年上升了一百萬左右。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張龍飛與林敏生簽立了退夥同意書，林敏生正式成爲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的獨資擁有人。

事實上，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早年的赤字早已不見了。國際局勢的動盪確實對台灣業界普遍都造成了影響，但是還好林敏生的國際市場開拓得既早又快，中日斷交的當年，影響最鉅的自然是日本市場，當時外界都盛傳：「台灣快沈了！」國際友人自然是暫停一切往來，先靜觀一陣再說，生意場上，沒有任何人會笨得將自己的資金拿來開玩笑。

但是，台灣並沒有真正沒入海中，一切依然在軌道上運行；憑著林敏生與日本各廠商昔日打下的深厚交情，一年之後，案量立即回升，一九七四年突破二百件，一九七五年即越過了四百一十件，後勢強勁凌厲，蓄發潛力十分經得起考驗。

一九七三年開始，台灣國際專利的營業額就突破了一千萬台幣；逐年遞增而上，到了一九七七年已高達二千四百餘萬。

數字，再一次證明了事務所經營成功的事實。

營業額節節上升，人手自然是需求更切，林敏生不斷地增加員工，新設備也全力裝置以符合時代潮流。在他與陳燦暉拆夥時，事務所規模約二十餘人，到了張龍飛也退出時，已大概在四十人上下，中型的規模焉然成形。

一九七五年，日本市場又有新的斬獲，那就是台灣國際專利東京辦事處的成立，由黃雙雙擔任當地的負責人。

黃雙雙的父親黃炎生年少時因成績優異，被中學的日本教師帶往日本唸書，本唸醫科的他因爲一直適應不了血淋淋的場面，於是改唸法科，後來從京都大學法學院畢業。

在當時尚爲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這種來自日本本土育化的台灣人實在是稀有人才，黃炎生回台灣後當了幾年的法官。但是，歷經二二八恐懼的他，眼見左鄰右舍的好友神秘失蹤，自此對台灣政治埋下了深厚的疑怖，尤其他本足以爲傲的日本留學經歷，現在正可能成爲致命的懷疑背景；爲使自己脫離這個令他身心不安的環境，他用心地籌畫安排，在完全秘而不宣的情況下，舉家遷到了日本。

由於台灣親族及產業的關係，他們並沒有放棄這兒的國籍；但也因此只能取得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權，並未成爲日本人。

黃炎生在日本經營律師事務所，他的政治恐懼即使身在日本也沒有消除，他告誡妻小說話要小心，隔牆有耳也說不定，他儘量少和台灣人往來，尤其是絕口不談政治，但日本朋友卻是一堆，所以，在當地取得律師執照的他案源十分穩定。黃炎生很欣賞日本人做事的周延、守時以及仔細，他時常說：「和日本人打交道，時間最要緊！」

黃雙雙是他的雙胞胎公女，在他於一九七四年底突然病倒之後，一直是這個女兒替他處理善

後。雙雙全然不懂法律，她只是從父親的辦公桌上發現一疊待辦急件與台灣國際專利的林敏生律師有關，少不更事的她立即與台北聯絡，提著那一大疊文件就飛回她自初中時即離開的台北。

林敏生替她處理了一些未完成案件，並問及她未來的打算，「我想結束交接的事務後，就讓自己休息一陣子，不要繼續我父親的事業了！」她說。

林敏生說：「我看你很能幹，來做我東京的聯絡人，做本所的代表好不好？」黃雙雙沈吟不語，沒有立刻答應。

黃雙雙在將父親的事料理到一個段落後，開始認真思考林敏生的建議，最後，她下了一個重大決定——接受林敏生的委任。

爲了鞏固黃炎生的老客戶及原來案量，陳傳燿從台北趕去了日本，爲了省錢，以步行及搭地鐵的方式，逐家拜訪黃雙雙父親的客戶們，一天須趕數家的他們倆，練就了一身急走快行的好本事。

據黃雙雙表示，在她和陳傳燿的親自拜訪下，她父親的客源全數轉由台灣國際專利承接，百分之百移轉，沒有一個客戶流失掉。

日本原是台灣國際專利的案源大宗，如今又承繼了黃炎生的業務，並且有其愛女在當地的鼎力相助，對事務所來說，不啻是如虎添翼的又一大收穫，這些案源約佔當時TIPLO日本總案量的十分之一。

台灣國際專利事務所的名號越來越響，但是，無論中文或英文唸起來都太長。為求商號的「特別顯著性」，林敏生將事務所英文全名 Taiwan International Patent & Law Office 的字首挑出來，簡稱「TIPLO」為其服務標章，發起音來像似「突破」，拆字來看，「TIP」表示尖端，「LO」音涵法律，代表了「尖端法律」之意，這個CIS在國際間成爲一個和他——M. S. Lin一樣響亮的名字。除了事務所內部的不斷擴張外，林敏生也開始在國際舞台上盡情發揮他的外交能力。

之四：經營管理

自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起改名爲「台灣國際專利」的林敏生法律事務所，一直是由其本人擔任所長。在此之前，林敏生只擔任國際發明專利中心的監察人一職及國際專利事務所的專利代理人，從未涉入實際的經營管理。

自此之後，歷經風風雨雨幾多波折，他終於在一九七六年取得獨資所有人地位。雖然在這之前的九年間，他早已完全掌控管理該事務所，決策大小一切事務；但從張龍飛也退夥以後，他開始實至名歸地成爲「TIPLO的出資管理人」，集所有權及管理權於一身。

專業形象的樹立是首要之務，林敏生明白自己的長處是語言能力及擅打組織戰，專利法務的領域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舞台，不但是國內業務，國際業務也同樣有利。